

著 鈞 任

新 女 性

七之輯選本劇

行印司公書圖中華

七之輯選本劇

新 女 性

著 鈞 任

行印司公書圖中華

1 9 4 2

新女性目次

一、鐵絲下的女性·····	(一)
二、出發之前·····	(一八)
三、新女性·····	(四九)

鐵蹄下的女性



人物：

一羣逃難者（老頭子，老婦人，年青漢子，年青女人，嬰孩，小姑娘）

楊弟——女工二十二歲。

阿金——女工十八歲。

農婦——三十五歲。

日兵甲

日兵乙

地點：內地城市的鄉間

時間：一九三七年冬

佈景：一條鄉村古道，道旁疏疏密密地長着樹木和常青的棘叢，道側有一口用磚頭砌成高欄的古井，離井稍遠處，有幾塊平正的大石塊，覆着雪，是預備給走累了的行人坐下來歇息一下的。

這是一個寒冷，而寂寞的，凄冷的月夜，在一片暗藍色的，孤星無雲的夜空中，高懸着二

招弟（切齒）日本鬼子真可惡，我真恨不得咬他們一口！

阿金 可不是！——自從我們受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從上海逃到這兒來，住到徐舅家裏之後，滿以為我們從此總可以過幾天太平日子了，誰曉得還沒有住上二十天，日本鬼子又打到這兒來，弄得我們如今比從上海逃出時還更狼狽呢！……唉，我也真不得殺鬼子！

招弟（驚駭）你提起舅家他們，到該我替他們担起心來了！我們現在總算好容易從虎口中逃到這裏來了。可是他們現在是生？還是死？還是逃到了甚麼地方？那祇有天曉得！阿金，你曉得吧，當我們從後門逃出來時，無惡不作的鬼子兵已經由前門圍進來了哩！

阿金 招弟姐！我倒特別替那兩位病在床上的表哥担心呢！他當然沒有法子逃，但聽說東洋鬼子頂見不得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說他們都是便衣隊，義勇軍，一見便殺！……

招弟（皺眉）不勝憂憤！可是，現在還有什麼辦法呢？祇好聽天由命了。我覺得我們這同從上海逃到這裏來，實在是死路一條！我到此刻才懊悔自己當初沒有聽從第六廠的小楊保的規勸，沒有跟他們到前線去。你想，如果去了，我們現在也不至於走頭無路了！啊！真是悔不當初，……（抱頭沉思）

阿金 可是那時候我們都以為戰事或者不至於擴大，頂多跟「一二八」一樣，打他媽一兩個月就完事，決不會打到這裏來啦！誰曉得如今竟打到這兒，而且很快就打到這兒來了呢？真是沒有想到！——對啦，第三廠的王阿毛也會勸我不要朝內地逃，說是這回的戰事

跟「一二八」不同，達到什麼地方都沒有用處。你還不曉得呢（把聲音放低，很神祕似的），他還悄悄的告訴過我，說是他們正在組織什麼義勇軍和游擊隊，打擊擾亂敵人的後方，幫中央軍打仗，而且男女兼收，我也可以報名加入。但在當時，我却以為他在跟我開玩笑——你知道，王阿毛是頂喜歡開玩笑的傢伙啦——我們是女人家呀，又不是男子漢，怎能當兵呢？而且——

小弟（突然抬頭，打斷阿金的話）不！不！你錯了！為什麼女人不能當兵？我聽小機保說過：從前歷歷滿洲人的時候就有過女兵，那一次革命軍在武漢打吳佩孚他們的時候，也曾有過女兵，就是這一次在上海跟東洋鬼子打仗的軍隊當中也有女兵，據他自己說：曾經在請線親眼見過，而且報上也登過，可見女人，也能當兵呀，是不是？

阿金 可是我們連槍都不會開呀，怎能跟人家打仗呢？

小弟 唉，你真是一個僂了頭！難道男人家一出娘胎就會打槍嗎？都得學呀！專說我們到前線去縱然不能馬上拿槍跟敵人打仗，也可以幫他們當偵探，搬運東西，燒飯，補衣裳……我們可以做的事情還多得很呢。

阿金（興奮）這麼說，那我們當初真的還是到前線去好啦！（天真地模擬放槍的姿勢）端起槍來，兵兵一槍就打死一個鬼子，多痛快！誰高興東逃西逃還要受鬼子的氣！……

（幾婦上，邊走邊哭，臉部有塗着血的傷痕）
（邊哭邊說）天老爺，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呢！還是讓我死了吧，還是讓我死了吧。（

並沒有注意到招弟和阿金，飛快地跑近井旁，作欲投井狀，阿金和招弟二人連忙趕上拉（住，攔止她）

阿金和招弟：怎麼一回事？好好的爲什麼要投井？

農婦（最初有點驚慌，馬上回過來把她們注視一回，隨即繼續哭喊。）你們不要管我，讓我死了吧！有什麼面目見人呢！……啊啊，殺千刀殺萬刀的日本鬼子呀！得不到好死，死在日本鬼子呀！害死人的日本鬼子呀！……一家人都死了，被捉去的被捉去了，

我還活著幹嗎呢！那裏還有面目見人呢！不要拉，讓我死了吧！（掙扎着，再作欲投狀）

招弟（注意到她臉上的血痕）哎呀，還帶了傷哩！什麼？日本鬼子？大概你準是吃了鬼子的虧吧？是不是？那你何必投井呢？我們也跟你一樣，是些逃難的呀，快些到那邊去坐下來歇歇吧，那裏用得着自尋短見！快些到那邊去坐坐！（拉她）

農婦（略受感動在視她們）什麼，你們也是逃難的？（忽然被警地向四面慌張地探望了一

回）喂，你們不要停留在這裏！（揮）喂，趕快躲起來，趕快，你們都是年輕的姑娘呀

……鬼子頂是不得年輕的姑娘，見到了馬上就要帶走，說是帶到他們軍營裏去當軍妓。你趕快躲起來，不要停留在這兒，快，趕快！——唉，我的女兒也和你們一樣年青，但現在已經給鬼子抽去了！（悲憤的）殺千刀的鬼子呀！害死人的鬼子呀！……

阿金 大嫂，不要傷心了，我們大家都是同樣地受鬼子欺侮的人……到那邊去坐下歇歇吧，何必自己尋死呢？——這裏離城已有二十多里路，還僻靜，不太有人走路，歇一下再

也不緊要。(和招弟一同走她扶到原先的地方坐下)

鳳翔 唉，日本鬼子真不是人！從前聽說日本人不講道理，我還不信得究竟他們是怎樣橫暴的！現在可明白了，……唉，他們真不是人！是虎狼，是惡狗！……誰拿騷得我們宋家是東門外世世代代安分守己的莊稼人！但是，今天早上跑到我們家裏却無法無天！真的，我們簡直從來沒有看到過，也沒有想到過，天下竟會有這樣狠毒的高獸！他們一跑進來，什末都毀，搶得我們家裏像給大水沖過般的精光！連五隻剛孵出來的小雞也給他們搶去了，最後並且把我們住了好幾代人的房子，也放一把火燒光了！他們的！還還不算數，頂不要臉的，頂狠毒的，就是他們還隨便殺人！還隨便姦淫，侮辱婦女！(朝天)天老爺，爲什麼你們竟讓這些妖魔鬼魔下凡來害人！……(悲傷哭泣)現在，我一個親人都沒有了！丈夫和兒子都給鬼子殺死了，我和女兒也給這些禽獸強姦過了，甚至連五十幾歲的婆婆他們也不肯放過，還是——

招弟 (駭奇) 什麼？連老太婆他們也要強姦嗎？

鳳翔 不然，怎麼說他們簡直連禽獸豬狗還不如呢！……婆婆當時就投井死了！我跟女兒却一同被拉到他們的什麼司令部去。……

阿金 (好奇地) 那末爲什末你還能跑出來呢？大概是逃出來的吧？

鳳翔 兒子把我們監視得十分嚴密，鬼也逃不出來！我不懂他們說的話，但大概是因為嫌我年紀大了點，而且陰上又受了傷，所以，後來他們就單獨留下了我的女兒，把我放出來

了。
招弟 鬼子真可恨，真可恨！但是，大嫂，殺井是不對的！我們與其投井死掉，還不如跟鬼

子拚個你死我活，好替你丈夫、兒子、女兒……報仇啊！你說對不對？

媳婦 可是，我那裏有面目見人呢？不錯，「蚯蚓也有三寸氣」，我也曾想過，與其自己弄

死自己，不如一命換一命，至少拚掉一個鬼子再說；但是，小姐，我們都是女人家呀！

招弟 ……大嫂，你的話說錯了，難道女人家就不是人嗎？——

（當媳婦在說話的時候，已經隱約地可以聽到從稍遠處傳來，由罵聲，哭泣聲，哀號聲
……合成的騷音。這時，聲音來得更迫近了，阿金最先開始注意到）

阿金 （機警地）招弟姐，你聽，那是什麼聲音？（三人一齊驚惶地傾耳聽着）

招弟 糟了！說不定是鬼子兵來了！讓我們趕快躲起來吧！（三人一同躲在井欄後面）

（日兵甲，乙，一手執着棒，一手執皮鞭，兇神惡煞地押着女學生甲，乙，丙，丁，太

太，小姐，少奶奶上。她們的裝束都極其凌亂不整，但，除哭泣着或是憂愁着的太太，

小姐，少奶奶外，女學生們的表情，都一致悲憤。她們的手都被反縛着，而且被腳鎖

在一塊，她們走得極遲緩，時而掙扎，時而破口大罵：「日本鬼子都是禽獸！」（女生

甲）「殺盡鬼子！」（女生乙）「對，有機會，我們就跟他們拚命！」（女生丙）「

我們決不能讓他們侮辱！」（女生丁）「不錯，我們誓願死，決不能受鬼子的侮辱！」

（女生甲）……日兵則時而鞭打，時而太叫：「馬鹿野郎！」「亡國奴！」「走，快

走！「打死你！」……」

日兵甲（忽然聽見古井）山本，後口乾癢了，偏巧又沒有帶水盂，你看（指井），那不是
一口井嗎？讓我去喝一口水再走吧。

日兵乙（點頭）不錯，那大概是一口井，你去吧，我守着她們。

日兵甲（走近井旁，用電棒一照，發現了躲在井側後邊的她們三人，吃了一驚，趕忙後退了兩步，拔出腰間的手槍，瞄準着她們）站起來，你們是幹什麼的？快，快些站起來！
然，我就要開槍！

日兵乙（見狀，也趕快跑過去幫忙，一壁拔槍瞄準，一壁說話），站起來！亡國奴！你們
是幹什麼的？（但，三人並沒有站起來。結果，日兵甲、乙，就並排着，小心地走近她們
們跟前，分頭把她們拉出來，用電棒認真地把她們照射了一回，並檢查了她們的全身！
——他們當然不會忘記來襲時和調笑的——然後才安心地各把手槍擺回槍袋裏）

日兵甲 你們躲在這裏幹嗎？是不是替你們的軍隊當偵探？

招弟（驚惶地）我們都是老百姓，都是逃難的老百姓呀……

日兵乙（冷笑）哼哼，老百姓，逃難的老百姓！好在你們是女人，要是男子，那就非槍斃
不可，你們要曉得，大日本的皇軍是頂喜歡中國姑娘的呀！（向甲）田中，越多越好，
讓我們把這三個也帶走吧！

日兵甲（點頭）是的，把她們也帶走吧，越多越好！（甲拉裏希，乙拉招弟和阿金。最初

，他們都表示反抗，但後來，他們拿出手槍恐嚇，才給拉清走，走了幾步，羣婦突然吼了起來）。

農婦 我不去！日本強盜！我要跟你們拚命！（說着就動手槍甲的槍）。

（乙見狀，想跑過去幫忙；但，一回頭，就給招弟從背後攔腰抱住了。阿金也動手槍他的槍。左他們跟日兵爭持時，女生們也從旁助威，大呼：「打死日本鬼子！」（女生乙）「繳他們的槍！」（女生丙）「跟他們拚！」（女生丁）「打死他們！」（女生甲）……一聲吼，一聲用力掙扎。結果，女生甲乙二人果然掙脫了。就趕忙上去幫農婦）。

（當他們正和日兵混鬥時，從一邊的荊棘叢中，女兵甲、乙，悄悄地上，探頭探腦地注視了一回。當招弟和阿金快支持不住，日兵乙佔了上風正擬開槍射擊時，女兵甲就跳了出來，從後面把日兵一槍打死，日兵甲也連忙放手圖逃，但已給女兵乙趕上幾步開槍打死）。

（半響，大家都有點莫名其妙，呆望着女兵甲、乙，都說不出話來。女兵乙跑去把女生丙、丁、太太、小姐，少奶奶的繩子解開，女兵甲就對大家談話）。

女兵甲 諸位同胞，對不起，很使你們受了驚嚇，但是，現在大家可以放心了。鬼子兵已經給我們打死了。可是，我要問問你們：你們是怎樣跑到這裏來的，而且是怎樣緩和鬼子是打起來的？

女生甲：我們四個人和另外三個女同胞，都是給他們從城裏頭捉來的。我們也不明白鬼子兵究竟要把我們帶到什麼地方去。我們祇曉得：鬼子決不懷好意！

招弟：我們也是從城裏逃難出來的。（指烏婦）這位大嫂是剛剛在這裏碰到的。當鬼子兵押着她們打這兒經過時，我們都已經躲起來了，但，結果，却給他們發現了，硬要把我們也帶去。這樣，我們就祇好跟他們拚命了！

女兵甲：哦，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的確，日本鬼子實在太可惡了！他們一面隨便殺人放火，一面對於我們女同胞，不但盡量侮辱，蹂躪，而且還要一批一批的捉去！現在，諸位總算是虎口中逃出來了，這是萬分值得高興的事！但，請大家千萬不要忘記：（藉勢加重），在所有的戰區裏，在一切給敵人佔領進攻的地方還有千千萬萬的女同胞，正在敵人的鐵蹄下面輾轉，呻吟着呢！

女生乙：對，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日本人平常還以「文明人」自命呢！其實，簡直是全世界最野蠻的民族！我們非跟他們拚命不可！

女生甲、丙、丁：對，我們非跟他們拚命不可！

阿金（天真地）：可是，二位大哥，你們怎麼曉得我們正在這裏跟鬼子爭持呢！真的，剛才如果不是你們來得好，那末，說不定我們還會全部遭殃呢！真應該謝謝你們！

女兵乙（謙虛地）：那裏話，大家不要客氣。救國救民，原是我們軍人的天職，用不着感謝我們！——我們是偶然碰上來的，並不是預先知道。這次的戰事，把我們一隊人衝散了

我們正要到一個地方去，中，偶然打這裏經過。

阿金（仍是天真的）可是，我還有點不明白。

女兵甲 不明白什麼？——

阿金 不明白你們究竟怎麼纔起的？——看樣子，你們的確是大兵，但你們的聲音，為什麼

完全跟女人一樣呢！

女兵（笑）呵，呵，原來如此！難道過了半天你們還不明白我們究竟是男人還是女人嗎？

哈哈……

兄弟 那麼，難道你們就是大家所說的女兵嗎？

女兵乙（點頭）不錯，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們正是女兵。

阿金（高興的跳起來）呵，女兵！女兵！呵，真是一有幾千里來相會！——我們剛才談起過

女兵呢！呵，我真快活！……

兄弟 可是我想請問你們一聲，女兵是不是誰都可以當的？

女兵甲 當然是的。

兄弟（異常興奮）真的嗎？那就讓我們跟你們一起走吧！我們原是從上滿逃出來的工人。

逃到這裏以後，就住在城裏的男男獄中；但是還沒有住上二十天，如今我們又不得不得

男男家裏逃出來了，（語氣加重）我們再也不敢當東逃西逃的難民了！我們情願在前

線與男子拚命！請你們去領我們到你們那邊去吧，什麼工作我們都願意幹。

女生甲、乙 對，我們也要去當兵！

女生丙 我們已經無家可歸了！

女生丁 現在我們只有去當兵這條路了！

女生乙（笑笑的）你們都願意當兵嗎？那很好，很好！好在自從逃出上海，一直到現在，

都險些因為傷亡太重，正在設法徵募，補充。

女生甲（嚴肅地）可是，我得先向大家說一下：當兵原是一件苦事情，在打仗的時候更來

得苦！饑一頓，飽一頓，一兩天吃不到一頓飯也是常事！（向女生乙）但你們呢？倒不

能不好好地想一想，不要隨便決定。因為你們女學生平時都是過慣了好日子的啦！

女生乙 你說得很對。在平時，我們的生活都相當舒服；但，祇要有決心，我們可以把自已

好好地加以鍛鍊的呀！

女生丁 我說，你們也不能够太看不起我們女學生，到必要時，我們還是可以一樣吃苦的。

女生甲 並且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踐踏，蹂躪下面，除非他是漢奸，要不然，誰又能够，

而且願意過舒服的日子呢！

女生甲（點頭）大家能够決心吃苦，那再好也沒有了。可是，（向太太、小姐、步奶奶和

姪婦）你們又打算怎麼辦呢？

何金 讓她們也跟我們一同去好了。

女生丙 對，她們三人也已經是無家可歸，無處可去的了。

女兵乙（試探）那麼，難道你們也願意當兵嗎？（太太，小姐，少奶奶，和農婦都莫明其妙，瞠目無言）

女兵甲 好，讓我來問問你們吧，（向太太）你平常在家裏做些什麼事呢！

太太（想了一想，坦然地）我呀！除了吃飯睡覺以外，差不多整天整夜都在打牌。

女兵甲（苦笑）打牌？難道除打牌之外，就什麼事都不幹了嗎。

太太（有點鄙夷她不懂得她是一位有福氣的太太）我家裏有大司務、車夫、娘姨、丫頭、

……足足七八個用人呢，那裏用得着我親自動手！

女兵甲（點頭苦笑，向少奶奶）那麼你呢？

少奶奶 牌技倒不大喜歡打，我喜歡看電影。

女兵乙 難道整天都看電影嗎？

少奶奶 不，平劇，地方戲，話劇，通通都看。

女甲兵（向小姐）還有你呢？

小姐（扭捏地）我？沒有什麼？整天只是幹我的母親燒烟。

女兵甲（苦笑，點頭）好，陪母親燒煙！那麼（向農婦）你呢？

農婦 我……我……我……我……

搖手 媳婦？她是種田的，她是東門外的莊稼人。你們還不知曉呢！鬼子兵把她的房子燒了，還把她的丈夫，兒子，女兒，婆婆，和她自己，都殺的殺，姦的姦，捉去的捉去，如

今全軍祇剩下她一個人了，方才她還打算投井尋死哩！

女軍兵 什麼？投井尋死？真是發瘋！大條！你要是有死的決心，現在正伴跟我們一同去打鬼子去。

招弟 可不是！剛才我們就會經過她。而且，她是難得的，氣力很不小，剛才就是她先動手搶鬼子的槍的。我看，她是有資格當兵的。（向農婦）大嫂，你還是跟大家一道到軍隊裏去吧，反正你也已經沒有地方可去了。

農婦（決心地）是呀，剛才我想了半天，現在已經曉得原先的想頭是錯了。（語氣加重）我不能死，我不應該死！我要爲我文天，兒女，婆娘復仇！我至少與鬼子殺了幾個鬼子才可以死——可是，（認真地）我不會打槍怎麼辦呢？

關金 那不要緊，一點也不要緊！學了就會，現在他們也不會呀！

女兵乙（忽然想起了什麼，向農婦）對，我要問你：你姓的是東門外的人，當然對於這一帶的地方是不會不熟悉的，是不是？王家村在什麼地方？離這兒有多遠？你曉得嗎？

農婦（點頭）曉得，從這裏過去不遠就是小沙壩，小沙壩過去就是王家村。從這裏去大約十里路，不，十里路還不到。

女兵甲 不到十里路？那好極了！你知道，我們是要到王家村去集中的。那就請你當嚮導，領我們走吧。（對大家）好，我們都走吧，一同走吧！大家到王家村去再說。（向太太，小姐，少奶奶）可是，你們呢？我看你們還不要去吧！剛才我已經對大家說過：在軍

陳真的確只有吃苦的份兒。（略帶諷刺），至於打牌，看電影之類呢，那就是根本談不到呀！

小姐（焦急）怎樣？大家都去當兵，光留下我們這幾個人嗎？叫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好呢？我們已是無家可歸了呀！

女兵乙（抱歉地）沒有辦法！的確，恐怕你們都吃不下那飯苦呢，並不是我們不要你們去啦！——我想，現在你們祇有繼續朝鄉下跑，城裏是不能回去的。

女兵甲（對陳）城裏是萬萬不能回去的，只有繼續朝鄉下跑。——（忽然想起）唉，險些兒忘了，我們還沒有帶鬼子的槍拿下來呢！

女兵乙（點頭）嗯，是的，幾乎忘記了。

（女兵甲乙分頭把日兵的槍解下。女學生。女工，農婦等也各把頭髮，衣裳，……整理了一番，窸窣出發。同時，太太，少奶奶三人也在互相低語，最初似乎在爭論，但後來却又好像意見已經一致。）

（此時月已西沉，天將破曉，東方漸發白，隱約可聞鷄啼聲自遠處傳來。）

女兵甲 好，我們走吧，天快亮了！

阿金（興高采烈地）是的天快亮了！我們走吧！

（女兵甲領頭，女兵乙斷後，其餘人在中間。當她們走了幾步的時候，小姐忽然趕忙跟上幾步，拉着女兵甲。）

小姐（欲語還休）不，不，請你們也領我們一同走罷。我們已經無家可歸了，幫我們跑到那裏去罷！不錯，我們也許一時還不能拿槍打仗；但，燒飯，洗衣裳，煮鹽，我們幹得了的。剛才我們已經商量好了，我們三個人還是願意跟大家一道去。

女兵甲（帶點懷疑）真的嗎？你們已經商量過了嗎？你們都願意去嗎？（太太，少奶就點頭）

少奶奶 是的，我們都願意去。不錯，我們過去的生活簡直一塌糊塗，太不幹樣了。現在，我們在那裏真的已經「過去」了！——我們也是女同胞的一份子呀，別人敢去，我們當然也敢去；別人可以吃下那種苦，為什麼我們就不可以呢……

女兵乙 對，你說得很對！救國是大家都有責任，你們也一樣可以參加救國的工作。（向女兵甲）他們既然自己願意，我看就讓他們一同去罷！

女兵甲（點頭）好，讓大家一起到王家村吧！

（他們三人也一同加進了她們的行列，大家一邊走一邊唱着「女兵進行曲」）

（換上舊衣裳；我們即刻到火線上！）

（隨上戰馬，拿起刀鎗；）

要打擊敵人的胸膛！

救國不分男和女！

大家一齊爭取民族的解放！

救國不分男和女！

我們誓願戰死在沙場上！

（幕徐徐落）

出發之前

時間：一九三八年二月某日

地點：某內地城市

佈景：一間房子，陳設簡單而整飭，帶點古色古香的情調。有門二：一通外面（較大），一通裏面（較小），掛着門帘。右面靠壁的小方桌上有一個神龕，裏面供着佛像。

人物：

母親——五十三歲。

春英——小小姐，十八歲。

秋英——二小姐，十八歲。

趙婦——三十歲。

葉麗蓮——春英之友，二十歲。

趙二爺——三十八歲。

便衣探長

警員甲乙

母親正在焚香拜佛，口中念念有詞。

母

菩薩！保佑吧！保佑我的兒子在前線吉人天相，大吉大利！保佑他無病無痛，身壯力健！保佑中國兵天天打勝仗，日本鬼子個個沒好死！（轉身，又朝外面磕了三次）天地神明要有靈，要保佑我的心肝兒子，保佑我們全家人！我祇有一個兒子呀！萬一他在前線有什麼三長兩短，那叫我靠誰呢！天地神明，保佑吧！保佑中國兵天天打勝仗，趕快把日本鬼子打回東洋大海裏去！天地神明！好心應該有好報，我們從來沒有做過虧心事呀！

（秋英上）

秋

媽！你又拜菩薩保佑哥哥嗎？你又在請菩薩保佑哥哥嗎？哈哈，不拜了！報紙上登載着：這幾天，我們中國兵在前線天天都在打勝仗呢！

母

（不理，再拜了幾拜，然後站起來，坐在一張椅子上。）可不是！只聽得大家天天說心誠意地燒香拜佛，夠敢担保，我們的軍隊在前線決不會打敗仗！

秋

哈哈，這麼說，中國兵在前線所以會打勝仗，大概就是因為每天天天在焚香燒香拜佛的緣故吧？

母

（認真地）那當然！當然是由於菩薩保佑呀，你呀，現在中國到處都給日本飛機炸得一場爛塗，而我們這些却連日本飛機影子都沒有看到過，這還不是因為菩薩保佑嗎？

秋

（苦笑）唉！媽，你老人家真沒有辦法！老是開着菩薩，聽口菩薩話！我們中國軍隊

媽之所以生姐姐的氣，倒不是因為別的，完全是因為……

母（憤憤地）因為什麼？你說！

彩（天真的，帶點賣弄聰明的神氣）因為姐姐不聽從媽的話，不肯答應嫁給小鬍子……

母（生氣）哼！你這鬼了頭！我老早就說過了，你跟姐姐完全是一夥！你也跟她一樣，專

門跟老娘作對！老實告訴你吧：我一定不讓她去！是的，我要她跟趙二爺結婚，馬上結

婚！看你們把老娘怎樣！

秋（頑皮地）可是，脾是長在姐姐身上的呀！姐姐偏要丟，偏不喜歡小鬍子，偏不肯嫁給

小鬍子，那可怎麼辦呢？

母（氣得跳起來）要那樣，老娘就拿馬刀死在趙爺跟前，死給你們看！……

秋（有誰在輕叩門外面的鄰居門）

誰呀？大概是姐姐回來了。（開門）哦，原來是麗蓮姐姐！請進來坐！

（麗蓮上）

秋英，你好！哦，伯母也在，伯母你好！

秋（點頭）還好，謝謝，請坐！……

母（不理，板起臉孔，背過臉去）

麗（有點窘，隨即裝作若無其事的神氣）伯母這一同都沒有到外邊去玩嗎？

母（仍是背著臉，無情地）沒有！

伯母，我是來找春英的，想跟她談一談——

（突然轉過臉來，威嚴地）是的，一進門就曉得你是來找她的！想跟她談一談？除開什麼聯地服務團，什麼上前線，你們還有什麼正經事情好談的！告訴你，葉麗蓮！你以後不准再到我這裏來！我的女兒馬上就要出嫁了，她不願你們到這裏來去！你們不要整天鬼頭鬼腦，把我的女兒帶壞了！聽見沒有？——

媽，你真不興了！你老人家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姐姐的去不去是她的事情，跟麗蓮姐有什麼關係呢？

哼！哼！沒有關係！你以為我是個老婦人嗎？我還是個很……以前，我還以為你們是好人，現在才曉得，都是些不要臉的東西！你！快給我滾！（把房門打開，要她走）我再也不願意看見你們這些人了！

（想要阻止她）你老人家何必發這樣大的脾氣呢！……

（把秋英推開）滾開！老娘！——！——！滾開！

伯母！……（他十分記得離為情，本想辯白幾句，但曉得沒有結果，只好低著頭，十分懊喪地走了）

（用力把門關上，然後才預備座了下來。嘆了一口長氣）唉！——！

（跑到母親身邊，和她地）媽！你剛才真未免太興奮了！那裏用得着這樣子呢？（點頭，比較冷靜多了）唔，是的，也許真的用不着那樣，但是，我那件接頭得佳呢！

秋 你的話說得太多了，人也累了，媽，我還是到裏面去歇一歇吧。（走）

（春英匆忙地上）

春 媽，我回來了。

母 ……（祇是機械地回頭看了她一眼，不語）

秋 姐姐，你上什麼地方去來？碰到了麗蓮姐沒有？她來找過你，剛剛回去。

春 哦，她來過嗎？爲什麼不叫她多坐一會呢？

秋 我本待也想留她多坐一會的，可……可是……唔……（扮了個鬼臉，嘴裏裏用手

指母親）她很快，很快就走了……

春 不曉得她爲什麼事情找我，——媽，你爲什麼不說話呢？難道還在生我的氣嗎？

秋 （嬌聲地）當——然——！——！——！

母 你不曉得她爲什麼事情找我？——！——！——！不要發覺！她除了還你去參加什麼醜態服務

團，除了還你去什麼前線，還有什麼正經事找你？——！——！——！

春 媽，難道你就爲這事情生氣嗎？（跑到母親眼前，拍着她的頭頂，愛嬌地）——！——！——！

秋 你再也不要生氣，告訴你，我已決定不去了！

母 （意外地）喔？你已經決定不去了？

春 （半信半疑，面喜露色）真的嗎？

母 （點頭）當然不會是假的囉！

春 （伸乎愛撫着母亲的頭髮，慈意突然消失了）對啦，要這個樣子才像我的乖女兒啦！

「——可不是！小時候你原是頂聽你媽的話的啊！」

（憤憤）姐姐你爲什麼忽然又變卦？我覺得你眞有點三心兩意哩！

（向秋英）你這個死丫頭！你究竟放什麼屁？難道你還是希望你姐姐去嗎？你再讀讀書，心老娘撕你的嘴皮！

（委屈地）爲什麼錢要再說呢？又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好在將來人家娶起來也罵不到我身上……

（笑笑的）好吧，讓大家都罵我反覆無常吧！

真的，春英！你近來實在把我氣够了。你想，自從你爸爸死後，我費盡了多少心血，費盡了多少銀錢，才好不容易把你們養大！那曉得「過橋抽板」，而今你們却把老娘的話當作耳邊風呢！唉，想起來，眞不由我不傷心！（拭淚）你要明白，這回又要你去參加什麼戰地服務團，娘也是一片好心，決不是歪意！你們自己多少總也應該曉得一點吧？一般人簡直把你們這些女學生認得一錢不值，說得比屎還臭呢！他們說你們簡直傷風敗俗，費盡了祖宗三代的德！他們說你們簡直是怪物！簡直是妖孽！……因此……

（頑皮地）——因此，媽也就把自己的女兒看作怪物，看作妖孽了！是不是？——

（怒視着秋英）你這死了頭！老是喜歡打攪人家的話！沒有你說的，剛住你的嘴！——（轉向春英）因此，當葉寫選她們來選你的時候，我就叫你不要參加，但你却不聽，偏要去參加！……唉，春英！你這一陣眞把我氣瘋了！——其實，就是人家不

春 說你們不罵你們，我也不讓你去啊！光是你的哥哥在蘇線江住就已經使得老媽坐著不安，若是你也到蘇線去，那就是「火上加油，雪上加霜」，簡直會把我活活燒焦死！好了，現在你總算是聽媽的話，不去了，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事情！如今，我祇希望你不變固執，快些答應這樁的婚事，這娘也好早幾天抱抱外孫兒……

春 媽，你不要說那麼多！爲什麼忽然又扯到那件事情上頭去呢？媽，我祇是說：我不到蘇線去了，并沒有說——

春 可不是！姐姐并沒有說跟小鬍子結婚啊！

母（對秋英）叫你不要多嘴，你還要放那麼多的屁！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對秋英）好吧，現在不說那些，過幾天再講吧。唉，我也累了！讓我到裏面去休息一回，

春 等一等我還要到開帝廟請香，替你哥哥許一個願呢。

春 不餓，媽真累了，還是到裏面去休息一回罷。（扶母親下，秋英隨氣呆站著，半晌復上）

秋（憤慨）姐姐你究竟是怎麼搞起的？說得好好的，準備得好好的，爲什麼又忽然變卦呢！虧你還以救亡份子自命呢？祇是說說我示反對，你便軟化了！

春（哈哈）……（大笑）

秋（莫明其妙地）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姐姐？難道你瘋了嗎？

春（哈哈）……你真不怕攪我的肚子笑痛！哈哈……

秋 嗯……？（還是真明其妙）

春 （正經地）秋妹，難道你以為我真的不去了嗎？

秋 不是真的，難道是假的？

春 （故意學舌）不是假的，難道是真的？

秋 （不耐煩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快點告訴我吧，姐姐！我還有點不明白……

春 不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唉，妹妹，不怕你自命老成，但實際上，却還蠻弱

這地的小孩子哩！難道你以為我真的不去了嗎？我在騙人呢！

秋 你在騙人？騙誰呢？……

春 騙媽，還順便騙了一個小傻瓜！（指著對方笑）

秋 不與開玩笑笑了！那末，姐姐還是與去的呀？

春 怎能不與呢！告訴你：現在我已改變方針，我不與媽作「陣地戰」了，要改用「運動戰」了！

秋 丁——

春 姐姐，你說什麼？你的話我越聽越不懂了！究竟什麼叫做「陣地戰」？什麼叫做「運動戰」？

秋 （笑）哈哈！這名詞難怪你不懂！這是我最近在訓練班上學來的……我會經告訴過

你，在出發以前，我們都得受一番訓練——這一向，我都與媽作正面衝突，打硬仗，

也就是等於軍事學上的所謂「陣地戰」。但，現在，我覺得這並不是辦法，總得把「戰

變更一下，所以，才改爲「運動戰」。

（翻屍地）想不到姐姐受了幾天訓練，就變成了「軍事專家」了。那麼，你打算怎麼「運動」法呢？

我打算在後面騙媽，說我不去了，但，實際上，却不是那麼一回事，等到出發之後，再寫一封詳詳細細的信回來，向她解釋，并且安慰她老人家。

（點頭）唔，這倒也是一個辦法。那末，你們打算什麼時候走呢？

我們決定今天下午就動身。對啦，你剛才不是對我說遲遲姐來過嗎？聽來，一定是有什麼事情，爲什麼你不留她多坐一會？

留她多坐一會？你說得容易！剛才當着媽的面，我不好對你說呢！遲遲姐今天簡直是倒楣！一聽是我們家裏的門，就撞了媽一頓臭罵！後來，她簡直是給媽趕出去的！這幾年來，我還沒有看見媽發這麼大的脾氣哩！

那麼你爲什麼不勸她呢？這麼一來，兩人就多難堪了！

讓她聽你勸才行啦。

事情如今已經過去了，再也沒有法子挽回，且讓我們以後多向她道歉懺悔吧。不過我想，她來一定是因爲臨時有什麼事情，秋妹，你不該帶我到她家裏去跑一趟？因爲我一早起來就沒停過脚，實在跑得有點累了。

（點頭）好的，我就替你走走一趟吧。（定了幾步，忽然又轉回來）啊，我還忘記了點

東西，讓我到裏面去拿來再走。（當她正欲入門的時候，門背後面，忽然發出敲門聲，作出來的響亮的咳嗽聲，二人心都虛的吃了一驚）

春 （向門帘）誰呀？

（媳婦掀帘上）

秋 哦，原來是嫂嫂！真把我們嚇了一跳！（急下）

春 可不是！真把我們嚇了一跳！

媳 （故意拖長聲音）不錯，真把……你們……嚇了一跳！

春 嫂嫂你沒有出去打牌嗎？

媳 打牌？怎麼能够出去打牌？你還曉得，黃媽昨天上午就走了，用人到現在還沒有找好，

一早起來我就不能不買菜，燒飯，洗衣裳，收拾房子……真我忙得我頭昏腦脹！

對啦，我聽說：你已經決定不去了，是不是？

春 是的，我已經決定不去了。

媳 （故意地）真的嗎？

春 當然是真的囉！

媳 可是，我却担心是假的呢！

春 怎麼會是假的呢？

媳 （聳聳肩膀）嘿！春妹，你可以騙媽，也可以騙小使，但騙不了我！是的，你的

「這個賊」的確很高明；但可惜的是，還沒有辦法能防止，我這位「蘭蘭」活潑！」

……
春：（有點着急）嫂嫂！

媳：什麼？

春：真的你已經曉得了嗎？

媳：當然是真的囉，請你不要担心是假的吧！告訴你，我已經在門帘後面站了半天，把你們所說的都一五一十的聽進耳朵裏去了。你們如果再講下去，我還打算把媽也請來聽聽你的有聲有色的「運動戰術」呢！哈哈……

春：（狼狽）好嫂嫂！你不要跟我開玩笑笑了！你既然曉得了，那就請你包涵點吧，千萬不要告訴媽！

媳：你以為我真會告訴媽嗎？

春：（搖頭）不，我相信你是不會的。

媳：對呀，如果要告訴的話，剛才我也不會跑出來了；不過，春妹，我早已對你說起過，我是不贊成你去的！

春：因為前線太危險了，是不是？

媳：不錯，前線實在太危險！你想日本人的飛機，炸彈，坦克車，多麼厲害！你哥哥是個軍人，「養兵千日，用在一朝」；「食其祿，忠其事」，總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祇有聽

日子！這不就得了嗎？何必計較別的呢！

（春）這話，你倒聽得是希望嫁給小蠻子了！

（春）唉，這話是你，那我一點也不反對！

（春）（輕聲地）但可惜我始終還是我，而不是你！……唉，想不到你這般嬌嬌會這般……

己的秋秋嫁給一個士安勞碌去當小老婆！

當小老婆！你這話從那裏說起？

（春）親親，難道你真的也跟她一樣的老實，被人蒙在鼓裏還不曉得嗎？

不是說她已經正式和以前的太太脫離關係了嗎？

（春）平日說的話，還不是因為舌頭從來就沒有長過骨子！親親，祇要你喜欢，隨他瞎吹，他還

可以一點也不臉紅地翻起大指，說他比自己的二十歲的大兒子還聰明十倍呢！

其實，退一步來說，就是做小又有什麼關係呢？告訴你，妹妹！試問那一個有錢有勢的

人不是三妻四妾的？試問那一個在社會上有面子，有地位的人不是除開大公館之外還有

許許多多小公館的？你又何必少见多怪呢？總之，拆穿西洋鏡，現在的世界，女人還是

只有倒楣，受氣的份兒，祇要做大夫的喜歡你就行，何必斤斤兩兩計論什麼大小！

（春）（親手抱頭，頹然的坐下）啊，我實在不願意跟你多說了！我真沒有想到，親親也是受

過教育的人，而且只大我十來歲，而較此的見解社會差得這遠呢！……

（秋秋從通裏面的門上）

春（意外地）哦？你現在怎麼了？我一直以為你早就用了哩！

趙呀，你不是要上樓家去的嗎？

我剛才不是說要到後面去拿點東西再走嗎？——

春一摩就拿了大半天？——

我不要忙，讓我來告訴你們，剛才我一跑進去，就聽見媽正在廚房裏跟什麼人說話，我仔細一聽，才曉得原來是來了客

來了客？是那一個？

（賣弄地）你們猜猜看！

趙何必猜呢，除了那個每天都來的王老太太，還會有誰！

秋何必猜呢？——搜搜，你才猜不到哩！

春我問你：到底是男客還是女客？

秋你猜到底是男客還是女客？

春哼！你不變再賣關子了！前門不走走後門，鬼頭鬼腦！除了不要臉的小鬍子還會有誰？

（頑皮地）哎呀。一掃就掃出來了！他是個「有心人」啦！喂，趙姐，是不是你的信來的？不然的話，你怎麼曉得是他呢？哈哈……

春（不覺有點難為情）你這小丫頭真是淘氣！簡直胡說亂道！（跑過去揪他的臉頰）看！

我撕破你的嘴皮！

秋 姨

（掙扎，拱手討饒）好姐姐，我下次不敢了。饒我初犯吧……

姨，照照鏡子看，兩個人都快做小孩子的母親了，怎麼還像小孩般的亂鬧？（對秋英）

——秋妹，我問你，此刻趙二爺還沒有走嗎？

早就走了，他走了，我才出來的。

秋 春

那不要臉的傢伙跟媽說些什麼？你聽到了嗎？

秋 秋

怎末會沒有聽到呢？——一聽見小謔子在跟媽說話，我就悄悄地跑到窗子下面去偷聽

秋 姨

，簡直聽得一清二楚——

你聽他對媽說些什麼話？

秋 姨

最先，他就跟平常一樣地，極力把媽奉承了一番，一張抹油嘴，把什麼好聽的話都說盡

秋 姨

了，簡直把媽說得眉花眼笑；然後，他^就對媽說，他已經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希望就在

一個月之內舉行婚禮……

秋 姨

（轉鄙地）哼！簡直在做夢！簡直無恥，簡直不要臉——後來他還放些什末屁？

秋 姨

他還說，不久民政廳說要發去他的縣長，他正在準備接事，跟着他又說：哥哥的上司張

秋 姨

師長是他頂好的朋友，拜把子的兄弟，祇要他去一封信，或是打一個電報，哥哥就一定

秋 姨

可以升縣長——

秋 姨

（非常開心地）真的嗎？

秋 姨

我怎麼曉得呢？你去問問他自己好了！

秋 姨

那個也不錯呀，如果他有哥，如果他有幫忙的……

春 她 秋

（輕鄙地）還早得很呢。嫂嫂，我勸你最好不要跟鬍子一樣，專門白天做夢！
（生氣）你說什麼？嫂嫂！

你們鬧什麼？我還沒有報告完哩。他還說……對囉，如如，他還說，你們組織的馳地服務團一定走不成……他說，警察局長就是他的好朋友，頂聽他的話。要他馬上出通告，禁止你們活動……我看這家伙真可惡極了，外邊有人說他有漢奸嫌疑，他鬍子裏賣的都是日本貨，從前我還有點不信。現在我覺得，他也許真正是個漢奸哩，看樣子，那家伙有什麼事情幹不出來。

是的，那家伙簡直是一個大混蛋！現在頂討厭的，就是媽竟被他的花言巧語迷住了！——那麼，妹妹，不要再過延了，你馬上就帶進趙家裏去吧。一方面問趙我有什麼事，一方面要她機警一點，不要讓人家曉得我們出發的時間。去，馬上就去！

好的，我馬上就去！（急下）
你們真的今天下午就要動身嗎？

是的，決定今天下午出發。

那麼，趙家的事情當然不成問題了。是不是？

（堅決地）當然，真是開玩笑！他是什麼東西？媽如果一定要我嫁給他，那我就不如索性嫁給一條狗！

（外面傳來敲大門的響聲）

（傾耳靜聽）你聽，有誰在敲門！

（急下，半響，復興高采烈地，匆忙就拿封電報上）嫂嫂！哥哥從

前線打來了電報哩！說不定是因為打了勝仗或是有功升了官，特地打電報來告訴我們的

。（邊說，邊折開電報。）

你哥哥打來的電報？說些什麼？趕快拆開來看看（邊說邊跑到春英身旁，一同開電文）

（春英的臉色忽然變得慘白，雙手發抖，電報由手上落下，祇是兩眼呆望着上方，機械地像在自己自語般反覆着：「……令郎於昨日在前線英勇殉國……」）。然後，額然地倒在身旁的椅子上，開始悲泣，同時媳婦也痛哭失聲，聽到哭聲，母親匆忙地上

母 莫明其妙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怎麼的？

春 母 （顫聲地）媽……哥哥……

母 （焦急）啊！你說什麼？哥哥？哥哥怎麼啦？

春 母 ……在前線……給日本鬼子殺死了……剛才接到了他的朋友打來的電報……

母 （幾乎暈了過去）天呀！我的兒子真死了嗎？不！他不會死！他不能死！……天老爺！難道沒有眼睛嗎？他是我的兒子，獨子呀！怎麼會死，怎麼能死呢！……

晉謹！一天到晚，一年四季，我禮拜的時候比走路的時候還要多呀！怎麼你不保佑，保佑……唉！好心願該有好報，我們世代都沒有做過虧心事呀！天老爺！晉謹！你們為什麼忍心騙我的兒子死得那麼慘！讓他活活地給日本鬼子打死！你沒好死的日本鬼子呀！……（頓胸捶胸，嚎啕大哭）

（過了半個，揩乾眼淚，跑到母親身旁）請你老人家保重身體，不要過分悲痛了。哥哥雖然不幸已經在前線戰死，但他的死是十分有意義的！十分光榮的！人生遲早難免一死，祇要死得有價值，那就死了也等於活着！媽，你別開點吧，不要過分的傷心了！（張落他又跑到嫂嫂跟前）嫂嫂！你也得忍耐點！這次的打仗，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佔和壓迫的神聖戰爭，是為國家民族求獨立自由的戰爭！是跟哥哥從前參加過許多次的，自相殘殺的內戰完全不同的戰爭！因此，哥哥雖然戰死了，但自己一定不會有什麼遺憾的！……

（忽然傳來緊急警報聲，這種稀有的尖銳而響亮的聲音，使得舞台上的人都不由的吃了一驚，一時大家都突然地靜默下來，面面相覷，尖着耳朵聽。）

（驚愕地）怎麼攪起的？那是什麼聲音？

晉謹！這是警報呀！日本機真要來了！

（半信半疑的）真的嗎？

響

怎麼會是假的呢！聽吧，街上的人們不是都在奔跑，叫喚嗎？

（街上傳來了行人的雜沓聲，奔跑聲，叫喚聲：「日本飛機來了！」「快跑，炸彈來了！」「趕快開門呀！」……等等。）

媳婦

（手足無措地）那怎麼辦呢？——

不要怕！不要怕！怕是沒有用處的！

母親

（慌忙地跑到神龕前跪下，不住地叩頭）保佑吧！保佑我們平安無事吧！好心靈有好報，我們世世代代都沒有做過虧心事呀！……

春

（把母親拉起來）媽，難道你到現在還不明白嗎？要是菩薩真有靈的話，那麼哥哥就不應該在前線給日本鬼子打死啦！難道媽平日對於菩薩還不算虔誠嗎？

媳婦

（頗受感動）對，你說的不錯；可是，菩薩究竟是菩薩呀，我們怎好得罪他呢！——

春

（突然一手拉住母親，一手拉住春英，想朝外面跑）那末還是讓我們跑到城外去吧！不久以前，我好像聽說起過：飛機來了，跑到城外去頂安全！……

（反把地拉回來）不要瞎跑，嫂嫂！你要知道：剛才發出的，是緊急警報！這時候，怎麼還能够在街上亂跑呢？萬——！——喂！你聽！飛機已經來到了！你聽！——

（外面傳來了飛機聲，槍聲，炸彈爆炸聲，房屋倒塌聲，遠處者的哀號聲，一時間，舞臺上完全是一片沉寂和緊張所佔領，大家祇是屏息地傾聽着，這些響聲，直到解除警報

（驚）這時候，都應該讓觀眾繼續聽到，但，以不妨害舞台上的一切為原則。）

總（驚惶地）啊！不曉得給他們炸毀了多少房屋！炸死多少人命！日本鬼子真作孽……

（希望炸彈不要落到我們這裏才好……）

春英！唉！我簡直越想越不明白了！不是有許多人都在說：我們這裏山高路遠，日本飛機一定來不了嗎？

機一定來不了嗎？

春（沒有這回事！媽，我不是老早就告訴過你老人家嗎？……）現在，打起仗來，簡直沒有

什麼前線後方的分別，因為無論什麼地方，敵人飛機都隨時可以飛去丟炸彈呀！所以，

前線固很危險，但後方也決不是安樂窩！我們這是跟前線的軍民一樣，時時刻刻都可以

被敵人飛機圍攻，用炸彈，打死，炸死的啊……

媽（恍然地）這樣看來，糊塗的到底還是我們，你們「新人物」的見識究竟不錯！可不是

嗎？秋英剛才還對我講起，說是學校的先生告訴她們：日本飛機也許最近就要到我們這

裏來丟炸彈，擾亂後方，但是剛才她却無論如何還不肯相信……（突然想起了什麼，

焦急地）啊！不該起她，我簡直沒有留意！秋英呢？為什麼連影子都看不見？她到那裏

去了？（連忙朝裏面高聲叫喊）秋英！秋英！

春：妹妹不在家，她剛才上街去了。

媽：是的，她到……

（春英已經比平日冷靜，叫她不說話）……到街上去了。

母（到梯上去了？）那怎麼辦呢？讓我馬上去找她回來吧！（舉步欲出）

春（阻當她）你不能去，媽！不要緊，她很有防空常識，決不會在梯上亂跑，決不至於有什麼意外，請放心！

母（異常擔心地）！唉，放心？你叫我怎麼能够放心呢？現在外面已經不曉得被炸成什麼世界了！兒子剛在蔚線戰死，萬一秋英又有什麼三長兩短——（悲泣）

（外面傳來急促而響亮的敲大門的聲音）

媳（傾耳靜聽）你們聽，又有誰在敲門，恐怕是秋妹回來了。

春（一定是她，讓我出去開門吧！）（急下）

（母媳同時跑進進外面的門邊，熱心地探首朝外望。）

母（希望敲門的真是秋英吧！）

媳（一定是她！）

（趙二爺突然急急忙忙慌慌張張地上場。當她們還沒有來得及向他們問一個所以然時，便衣探長和警察，甲、乙，就跟着上，春英也莫名其妙地跟在後面。）

探（用手槍頭牽着趙）站住！舉手！

趙（最初顯然不願遵命，經探長再喝一聲，才無可奈何地把手舉起，轉過身來，故作鎮靜地）你們這幹嗎？

探（冷笑）嘿！嘿！追你幹嗎？你自己該比誰都明白————好了，不要再裝傻了！告訴

你吧：你們的總機關已經給我們破壞。你的部下已經把你的好事全盤供出來了！你還要裝傻！

趙（裝腔作勢，企圖威嚇）你曉些什麼啦？簡直是派胡說！你們認得我嗎？千萬不要把弄錯了！老實告訴你們：城裏的人，誰不曉得我趙某的正派？民政廳何廳長，教育廳王廳長，還有張師長，李軍長都和我很有交情……就是你們的上司李局長，也是我的拜把子的弟兄……你們是些什麼東西？竟敢膽說霸道？快給我滾！

探（調侃地）滾？——嘿！你老人家的肝火未免太旺了！趙先生！你老人家既然和敵局的李局長很要好，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李局長正派我們來請你老人家談談——（向警察甲，乙）態度忽然變得嚴厲）弟兄們！搜他！

（當警察們走近他的跟前時，趙尙欲反抗，旋知無效，只好惶然地由他們搜，結果，搜出精巧的手槍兩枝，長方形的小紅布符號一塊和祕密文件一束，支票簿一本，荷包一個自來水筆一枝；但後面三件，仍被擺回他的衣袋裏。）

趙（態度突然變得異常謙卑）弟兄們！剛才得罪了請原諒！原諒！包涵包涵！（不住地打拱作揖）不過……不過……各位要知道：我也是上了人家的當，並不是我的本意，千萬請各位特別原諒，特別包涵……現在，我這裏有……有……（從衣袋裏把支票簿子和自來水筆拿出來）一點……小意思（湯說邊開支票）……這同，實在有勞各位，祇好算是一點酒錢……（恭恭敬敬地把擱下來的一張支票遞到張長跟前）

魏 (伸手接支票，高聲地念)「法幣三千元正……」嘿！這筆酒錢倒不算小！兩位弟兄！(雙刺的笑)這三千元法幣，就由我們當場把它分了吧！(把支票撕成三片)給你一千，(給甲)你也一千，(給乙)還有一千，留給我自己；但，我得用腳把它踩碎！(把紙片丟在腳下，用力蹂躪)因為恐怕它飛去了！(向趙)——趙先生！你看，我們已領了你的賞錢，吩咐吧，你究竟要我們替你老人家在那一方面盡力？

趙 非常狼狽，更謙卑而頻繁地對他們打拱作揖)……我……也是……上了……人……家……的……當……千萬請……你們……！

探 算了吧！趙先生，請你不要做夢了吧！我看，你自己倒真的認錯了人呢！告訴你吧：(態度忽變得異常嚴厲，語勢也特別加重)日本人雖然可以用錢買你這條狗；但，我們是人，我們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的子孫，決不是用臭銅錢可以收買的！你自己去看看吧；此刻街上被炸燬了多少房屋？被炸死了多少同胞？這筆虛債，最先，就得用你們這批漢奸的血來償還！(向警察甲，乙)弟兄們。把他帶走！

母 (直到此刻為止，她也跟其他在場的人一樣，只是很詫異很注意的聽着，看着；但，她對於目前的一切總多少還有點不明白)不要忙，諸位先生們！我想請諸位一聲：他究竟犯了什麼王法？

警察甲 老太太，他是漢奸啦！

警察乙 不止是漢奸，並且是漢奸的頭子，天字第一號的賣國賊！

母 可是，憑良心說話，他就算是一個很有面子的人物吧，竟會幹出什麼不正當的事情來嗎？

探 哈哈！老太太，也許正因為他是個有面子的人物，所以日本人才會看上他，他也才會拿日本人的錢，預先收買流氓地痞，替日本飛機打信號，讓敵人能够很快找到投彈目標，百發百中。不過，現在，我們總算把他們的無線電破獲了，剛才我們本來可以在

另外一個地方捉到他的，但知給他逃到這兒來了……

啊呀！他居然做出這種事，真是入幹的事情嗎？

警甲 哼！要不是他們幫忙，日本人的炸彈哪能投得這麼準呢？……老太太，好在我們案

來就曉得你們是正派人，不然的話，他走到這裏來，連你們也不免有危險呢！

母 可不是！……啊！一個人在世界上什麼事情不好幹？娶妻娶妾，替日本鬼子當自來

人的，傷天害理，絕子絕孫的惡事！（指道，切齒地）聽你還有臉跑到我們這兒來，

你還想……

春 （連忙拉住她，不讓她說下去）媽，你不要說了，難道幾位弟兄趕快把他帶走吧。

（點頭）對，讓我們趕快把他帶到局裏去吧！（向她們）對不起，驚擾了……（警

探甲、乙押趙振祥在中間，下。探長跟在後面。）

母 （舞台上沉寂了半響。）
（後在自語般）唉！真是……「人心難測冰難量」！平日誰敢斷定他會幹出這

有良心的事情！我還沒有告訴你們：他剛才來過我們這裏，說了許多入情入理的話哩！真是……

媳

的確，真有點使人想不通！他既有錢，又有勢，何必再去當漢奸，當賣國賊呢！『做了皇帝又想做神仙』真是人心無厭足！

春

你不要弄錯了，嫂嫂！正因為他做了漢奸，當了賣國賊，所以才會有錢又有勢啦！其實這並不是意外的事情，外邊早就有人說他的壞話，還說他的兒子專門販賣日本貨哩！這樣看來，你好在沒有客氣他，沒有上他的當；要不然，不是糟了嗎？

媳

可不是！要不然——！

母

（坐在一張椅子上，抱着頭，感傷地）不要說了！子不好萬不好，可是我這老頭豈不好！春英，這世界已經大變了，人心也變了，而且變得很快，很厲害！變得我們全然認不得，再也看不清，認不得了！春英，你們不要再說了，我真傷心！（深深地嘆息）

（解除發報聲。）

春

（高興）好了，你們聽，解脫發報了。敵機已經走了。讓我出去找秋妹吧。

媳

飛機已經走了嗎？阿蘭陀佛！——！好，趕快去吧！但在街上還得小心！

母

是的，此刻街上的秩序一定很不好，應該特別小心才是，我看，還是由我陪你去吧。

春

（搖頭）用不着！我曉得！（急下）

母

我真擔心！該不至於有什麼意外吧？唉，兒子已經給萬惡的日本鬼子打死了，萬一秋英

也——

媳 一定不會有什麼事情的，媽，你千萬不要操心！

母 是的，希望不要發生什麼意外的心情才好！希望菩薩……！——（自語）哼！菩薩？其實，到了現在，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菩薩真有靈了！真的，春英的話並沒有說錯：要是菩薩真有靈的話，我的兒子為什麼會活活地給日本鬼子殺死呢！難道，整天饑寒跪拜，還不算誠心嗎？……

（春英和麗蓮拾着被炸重傷，奄奄一息的秋英上。傷者滿臉都是血，衣服上也沾了不少血跡，頭被用白布草率地包紮着，一抬進，母媳二人就馬上圍攏來）

母 （撫摸着她臉上的創痕）秋英呀！我的心肝肉呀！……你果饑饉炸了嗎？該死的日本鬼子呀！……（痛哭）

媳 （悲嘆流淚）唉！真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舞台全給悲嘆和哭泣所佔據，半擱，春英才發言。）

春 （撫慰母親）媽！你忍耐點吧！秋妹受的傷重得很，恐怕不行了！你看，她的嘴唇皮老是在動，好像想講些什麼話似的，你老人家暫時忍耐點吧。讓我來問問她看。（向秋英，高聲地）秋妹！你有什麼話要說嗎？你已經回到家裏來了！你看！（指母）這是媽！（指母）這是嫂嫂！（指自己）我是春英，你的姐姐！你說吧！你儘管說吧！

秋 （睜開眼睛，無力地把在場的人們巡視了一回）……大家……要……打倒……

日……本……強……盜……媽……媽……你……你……要……
麗……姐……到……到……前線……去……（旋即作最後的掙扎，
死去。）

（春英拿起一塊白布，蓋在死者身上，大家都低頭，流淚。悲傷，嘆息，母親撫屍大哭。）

母

秋英，我的小心肝，你死得好慘啊！……唉！無惡不作的日本強盜呀！難道我們前世
跟你們有什麼殺人的冤仇！你們剛在前線殺死了我的兒子，而今又在後方炸死了我的女
兒！……現在，三個兒女已經給你們殺死兩個了！啊啊難道我們生兒育女是專門給你
們殺死，炸死的嗎！啊啊！你狠心的日本強盜啊！你千刀萬斬的日本強盜啊！

（春英極力慰勞；同時，媳婦就把麗蓮拉在一旁低聲談話。）

媳

葉小姐，秋英不是上你家裏去的嗎？他是在什麼地方被炸傷的？在你家裏還是……？
（搖頭）不，是在街上被炸傷的。她一走到我的家裏，警報就發來了，我祇好留住她。
讓她在警報解除後再回家……

實

那麼，為什麼會在街上被炸傷呢？

不要忙，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哩。——不過，後來，當敵機投彈後，就有朋友來邀我到
欄上去參加臨時救護工作。當時秋英也一定要同去，雖經我們再三勸阻也沒有用處。當
我們經過西大街一間小學校門前的時候，只見滿街都是小學生在亂跑亂叫，而敵機就在

上空低飛投彈，開槍掃射，使得當時我們就想救護也無救護起；但秋英，太勇敢了，竟不顧一切搶上去，加以救護……然而，也就在這時候，她終於被炸傷了……於是我們只好叫一輛車子，把她載回來……唉！秋英（拭淚）真叫人佩服！可惜，竟這樣犧牲了！

她（含淚）哦，原來如此！雲小姐，我們這裏真不幸，簡直慘絕了！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俗話——你大概還不曉得吧？蕭剛大哥在前線死了，剛才接到了電報……（悲泣）

麗（異常驚駭地）啊？竟有這樣的事嗎？……還沒有聽到說呢！……這樣，伯母所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我得勸勸她老人家……

她不錯，請你勸解勸解她吧！真沒有想到，僅僅在幾個鐘頭中間，竟會發生這麼大的變化！

麗（連忙跑進母親跟前）伯母！這是請你保重保重吧，不要過於悲傷了！大哥和秋英雖然不幸都給日本強盜殺死了，但是，無數萬的，還沒有被殺的中國人，是一定會替他們復仇的！血債須得用血償還，他們的血決不至於白流的！

母（忽然把低垂的頭抬了起來，注視着麗蓮，興奮地。）復仇！復仇！對，我們一定會替他們復仇！你說的一點不錯！——可是，麗蓮！剛才我實在太害怕了，現在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我還老糊塗竟會糊塗到那個樣子！

母

那是沒有沒有什麼的，怕母，大家不是外入，請你不必客氣……

並不是客氣，麗蓮！我的確是個老糊塗！你們都是對的，你們一點也不錯！麗蓮！讓泰英跟你們一同去吧！現在我再也不會罵你們了！再也不會反對你們了。女人家也一樣給日本強盜殘殺呀，為什麼女人家就不應該到前線去做點事情呢！去吧，麗蓮！去吧，泰英！現在我已經明白你們，再也不會阻止你們了！

泰

告訴你吧，媽！上半年，我對你說已經決定不去，原是騙媽的呀！……可是，媽，現在我却真的有點躊躇了，哥哥剛剛在前線陣亡，妹妹現在又被炸死了，在這種情形下而

母

泰英，我已經曉得你的意思，不用再說下去了，告訴你吧：不要說還有你嫂嫂招扶我，就是我一個人，娘也不怕哩！因為人雖然老了，但身體倒還結實！並且，如果日本飛機再來，就是有家在又有什麼用處呢……

媳

泰妹，不要擔心，儘管去吧！家裏的事情有我！——幾個鐘頭以前，我還以為我們真絕對不至於有日本飛機來，而且就是來了也不見得自己家裏的人便會遭殃……可是，現在，我知道了：如果不把日本強盜趕出去，不管前線也好，後方也好，終究找不出什麼安全的地方來的！

父

可是，我的一切都準備好了，船票也已經買好，並預定今天下午四點鐘就得集合上船。而現在（看手表）已經三點鐘了！——

母 (坦然地) 那有什麼關係，你們馬上就出發好啦！

春 (俯首沉思了一回，然後決心地) 媽，既然你老人家讓我們走，那我們就只好馬上告別，因為鐵點已經到了，恐怕大家都在等我們。希望你老人家格外保重！(向媳) 嫂嫂！

希望你也保重，并好生招扶媽！

母 是的，那我們只好馬上就走！希望伯母和嫂嫂特別保重！

春 好的，你們去吧！可是，春英，行李還沒有弄好哩，難道你什麼也不帶嗎？

媽，你放心，昨天晚上我就已經把一切收拾好，背着你老人家，預先送到靈蓮姐家裏去了。(欲去時，忽然又跑回到秋英屍旁，揭開白布，注視了一回，然後向死者點頭，

悲壯地) 妹妹！你安心地長眠吧！媽已經和你所希望的一般；讀到前線去了。……

至於你的死，也跟全國各地無數義的抗難同胞之死一樣，將被加強全國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和抗戰到底的決心！(轉頭向母親深深地點頭，拭淚) 請特別保重，我們走了！(和靈蓮同下)

母 (目送着他們的後影，淚光滿面) 好！去吧，去爲你哥哥復仇！去爲你妹妹復仇！去幫助，鼓勵我們的軍隊，殺盡日本強盜，爲大家復仇！

——幕徐徐落——

新女性

人：

劉蕙卿——約十八九歲

江蕙卿——約三十歲

費心遠——約三十餘歲

王克明——約二十餘歲

景：

一間精緻的客室，沙發桌椅都擺得很整齊。壁上還掛着幾方西洋畫鏡框。後壁偏右有一門通外，左壁有一門通內室。

幕開：

空場片刻，叩門聲；跟着，致平就推門從外竄走進來。

致平（有點詫異）怎麼的？冷清清地，一個人也沒有！（叫喊）蕙卿！蕙卿！……

蕙卿（在內）誰呀？——哦！原來是你！（脫着，就從左門走出來）請坐吧。

致平 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在家嗎？

蕙卿 可不是，因為今天是姑母的生日，媽媽早就領弟弟妹妹們出去了，連老媽子也帶了去。

，家裏頭就剩下我一個人。

致平 你怎麼不去呢？

蕙卿 我本來也打算去的，但因為起得遲了點，而且人也有點不舒服，所以沒有去。這一回很忙嗎？好幾天都沒有看見你了。

致平 忙？還不是那麼一差！在機關裏兒混的人，整天終歸是無事忙的。不過，自從上個月開發出戰大荒第一次的空襲警報以後，一般同事，特別是一般高級職員們，倒真的太忙而轉忙起來了。

蕙卿 忙些甚麼？

致平 還不是忙着把太太，小姐，少爺送到安全地帶去，忙着打聽前線戰事消息……

蕙卿 這麼一來，倒有點戰時的氣氛了。對啦，致平！這幾天有什麼特別的消息嗎？武漢是不是很快就會丟？

致平 看樣子，大概不容易久守。要是武漢一丟，恐怕就非妥協投降不可了；因為武漢是我們目前唯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呀！武漢一丟，還有什麼方法繼續打下去呢？

蕙卿 （表示驚異）致平！這是怎麼一回事？你為什麼這麼悲觀？我覺得你的意見是不正確的。前幾天我曾參加過一次時事座談會；但，所得的結論，却跟你的意見完全相反。就是克明也說——
（緊接上）——「……說：『雖然退出武漢，我們也還得繼續抗戰下去！』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

我平 (嚴厲的)「當然不會錯囉！你想，克明，一個救亡運動專家說出來的話還能錯嗎？」

並且因為你相信他的話一定不會錯，自然我的意見，也就一定不會錯。」

蓋群 (不高興，冷冷的)「好，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好了！反正我是生在你身上的！」

我平 (連忙跑近蓋群的身旁，把一隻手搭在肩背上，嘻皮笑臉的)「怎麼？你生氣了嗎？都

是我這張嘴不好，不會說話！混蛋！混蛋！都是我這張嘴混蛋！」(邊說邊打自己的嘴)

蓋群 (把他的手拿開)「算了吧，何必裝模作樣呢？——(認真的)其實告訴你：你這種

態度我是不敢恭維的！我愛不愛克明，和我贊不贊成他的意見，那完全是兩件事，決

不能混為一談！我不能因為不愛他，就把他的正確的意思採殺了；我也不能因為愛

你，就把你的錯誤的理論也加以贊同！

我平 是的！是的！你的話一點也不錯！好！讓我對你鞠一鞠躬，陪個不是吧！(說着就對

她恭恭敬敬的行一鞠躬禮)

蓋群 (不禁笑了起來)「誰稀罕你陪什麼不是呢？不過，我平！我還覺得有點不明白：當你

在外面和一般參加救亡工作的朋友談論時，我覺得你對於抗戰前途也和大家一樣，抱着

樂觀的態度；但，當我們兩個人談到時事問題時，你就常常發表一些意外的悲觀論調；

……這究竟是怎麼變起來的？我真有點不明白！

我平 嘿，嘿……這又何必認真呢？我……我……

「有誰在叩通外的門？」

蕙卿 誰呀？

看門人 （在外）小姐，有信！

蕙卿 （跑到門邊，推門取信）只有這一封嗎？

看門人 （在外）是的，只有這一封。

蕙卿 （邊拆開信，邊走過來）……

致平 是誰寄來的？

蕙卿 （邊讀信，邊說話）你猜猜看！

致平 我那裏猜得着呢！——是不是老王寄來的？

蕙卿 你那裏猜不着呢，正是老王寄來的。

致平 真的嗎？果然是老王寄來的嗎？寫些甚麼？我可以看嗎？

蕙卿 （笑笑地）本來是沒有甚麼不可以看的；但，我勸你還是不看的好。

致平 爲什麼？

蕙卿 因爲怕裏面談到你。

致平 談到我？那更非看不可以！

蕙卿 但是，看了，恐怕你又要生氣哩！……

得你又多心！（說着，就把信交給他。）

致平（吟信）「關於致平……近日外間頗多不利於他的謠言，希望你格外留意，格外慎重！」至於謠言之來源和性質，此時未便多談，且待我們碰頭時再說……」（當他說完

了這一段信時，最初非常驚慌，發青，手抖；但，很快就轉成了憤怒）哼！這小子簡直是瞎說白話！簡直是含血噴人！我江某既沒有當強盜，更沒有當漢奸，誰敢「無風起塵」！憑空造我的謠言！我非罵上去找這小子算賬不可！（說着就朝外跑）

強盜（攔阻他）那又何必呢？致平，你不要太感情用事了！

致平（感情用事？什麼叫「感情用事」？難道人家說我是強盜，是漢奸，我也可以不管嗎？

強盜但是總沒有說是你漢奸，或是強盜呀！

致平可是，你能担保他一定不會認為漢奸或是強盜嗎？爲了要對我施行報復！爲了要把

你從我手中搶過去！

強盜不過，致平，你也不要把事情看得過份嚴重，把人家看得過於嚴重了！現在，這件事的真象究竟如何，還不清楚，過幾天，把實情弄明白了再說吧！

致平總之，那小子決不是一個好東西，你不該過于信任他了！不然的話，你一定會上他的

大當的！

強盜放心吧，我並不是一個小孩子啦！不過，我始終這麼想：他雖然也不免有他的缺點；

但也不見得是什麼壞蛋！至少，作爲一個救亡工作者，他還真是個難得的人物！

致平（不以爲然）那麼你的意思是……

〔叩門聲〕

蕙卿 誰？——隨進來！

〔心遠匆匆上〕

蕙卿 啊！是黃先生！你大概是來找致平的吧？……

心遠 是的，我正是來找致平的，果然致平兄就在此裏。

致平 你怎麼曉得我到這裏來了呢？

心遠 我會打電話到省政府找你，但是你不在；因此我就只好上你府上去。令弟說，大概是上劉小姐那裏去了，所以……不然，我還是我不到你的。——劉小姐，請你原諒我的冒昧吧！

蕙卿 那裏話，請不要客氣！

致平 有什麼事情嗎？

心遠 〔支吾地〕沒有……沒有什麼……不過……（向蕙卿望了一眼）……不過……

蕙卿 〔會意〕致平，請你陪黃先生談一會吧。我還有點事情……（說着就站了起來，轉身入內；兩人不約而同的目送蕙卿的背影。）

致平 〔開心遠〕老黃，你坐劉這邊來。（故意提高嗓門，朝裏喊）蕙卿！蕙卿！（裏面沒有答，然後再開心遠）究竟是怎麼事情？

心遠（走過去跟致平並坐著；並且，胆怯的向四週巡視了一番，低聲）剛才得劉副總長要的情報！

致平（焦急地）是怎麼的情報？你趕快說！

心遠（第一個情報，就是：前一次你親手寫好，寄出去的工作報告，橫稅已經給檢查員檢查出來了）……

致平（大吃一驚）哦！這是從那裏傳出來的消息？靠得住嗎？

心遠（當然是從「那方面」傳出來的！相當可靠！

致平（那末第二個情報呢？）……

心遠（第二個，就是：今天早上收到了一個密電；在本星期內，飛機一定會來一次，要我們把各種工作準備好，特別是關於信號方面……）

致平（你此刻來找我，就是爲着這兩件事情嗎？

心遠（點頭）是的。

致平（好，我都明白了。現在，我要你趕緊辦兩件事情：第一，要「那方面」馬上把那工作報告用任何代價弄回到我們自己手裏來；第二，你馬上通知他們：要大家今天晚上九點鐘到上二次開會的地方去開會。

心遠（知道了。還有什麼事情嗎？

致平（沒有了。你快去罷！）

心還好的。那末，我走啦。（匆忙下）

蕙卿（頭亂想了一會，然後才站了起來，朝裏提高喉嚨）蕙卿！蕙卿！走得走啦！

蕙卿（在內邊走邊說）啊！我來了！怎麼你就安睡了？不是才來嗎？（上場，舉目向四週搜索了一回）哪？黃先生呢？

致平 他先走了。

蕙卿 他究竟爲着什麼事情找你，那麼急急忙忙的？

致平 沒有什麼。他祇是想向我借點錢——因爲還有點事，我也要走了！（說着就戴上帽子，披上大衣，拿起手杖，慌忙欲去。）

蕙卿（趕上去）還有點事？什麼事？難道不可以告訴我嗎？

致平（支吾地）當面……當然可以……不過……好吧，讓我以後再對你說……也

許等一會，還要回來……（匆忙地跑開去）

蕙卿（站在門邊，目送他的背影，好一會才把門關上，轉過身來，嘆了口氣，自言自語地

）這真使得我越來越不懷了！這一向，他好像整天都忙得不得了；但，究竟忙些什麼呢？他却從來沒有對我說過真話，總是推三推四的！唉！這真使我越想越糊塗了！……

（靜然地坐下來，隨手從桌上抓了幾張報紙，心不在焉的看。冷場片刻，旋聞叩門聲。）

蕙卿（抬頭）呵？怎麼又倒回來了呢？（高聲地）請進來！

〔克明上〕

克明 (意外的) 哦！原來是你？我還以為——

克明 (緊接) ——以為又是致平，是不是？

克明 噫，這就怪了！你怎麼曉得呢？大概你在門口碰見他了？

克明 碰我倒沒有碰到他；但，我曉得他來過，而且又走了！

克明 你怎麼曉得的呢？

克明 想不是看門的人告訴我的嗎？我來的時候，他還沒有走，我只好到外面去兜了一個圈子，然後，再回來。

克明 (恍然的) 哦，原來如此！但，你為什麼要躲他呢？難道他會把你吃掉嗎？

克明 噫，他到不會吃掉我；但，你難道不曉得嗎？他近來很敵視我！

克明 敵視你？哼！打開窗門說亮話吧：你們男人家——我已經看透了——儘管在別的面能够保持冷靜的，理智的頭腦；但，祇要一牽涉到愛情二字時，就馬上會變成一條條的蛔蟲！所以，你們究竟是誰敵視誰呢？這真有點說不清……

克明 奎斯爾，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真有點不懂！

克明 不實就讓它不懂好了，何必一定要懂呢？

克明 莫非你以為我對致平也有什麼成見嗎？

克明 那我怎麼曉得的呢？「心疼心知，肚疼肚知」，反正各人心裏的事總要各人自己才明白

！不過——！

克明（性急的）不過——！——怎麼樣？

克卿 不過，要是真正沒有什麼感見的談，我想，那也就不至於寫出那麼一封信來了！

克明 信？啊？我這個人真糊塗，簡直忘記了今天是幹什麼來的！——那麼，那封信你當然

已經看到了？

克卿（冷冷的）郵差並沒有完全寄錯，怎麼會沒有看到呢？

克明 那麼，你大概認為我一定是造謠中傷，爲要達到某種目的耶

克卿（冷冷地）這點，我想你自己應該比我更清楚！

克明（苦笑）唉！無所謂，我真沒有想到，你竟會把我誤會得這麼厲害！請你信任我吧：

我雖然不敢自命不凡；但，却不至於爲着某一種自私的目的——！就假定是屬於愛情方

面的吧——！而使用任何一種卑鄙醜陋的手段！再說，我最近所以時常到你這裏來，當

完全是爲着工作上的聯繫，這是你完全明白的——！

克卿（笑笑的）啊，啊，事情越說越嚴重了！你千萬別要神經過敏，誰也沒有說你不應該到

我這裏來呀！——！好罷，別扯這些不——！閒話休提，首歸正傳，這是讓我們談點正

經事吧。

克明（滿臉委曲）還有什麼正經事好談的？反正你——！

克卿 怎麼？你居然認真的生氣來了嗎？一個喪亡工作者是不應動不動就生氣的呀！

克明 可是，難道一個救亡工作者，就可以隨便懷疑，甚至於誣蔑人家嗎？

克卿 算了吧，就實是你厲害，你有理，好不好？——你的信未免說得太不明白，太含糊了。誰肯？究竟是什麼謠言呢？難道，家還能說他是賣國賊，漢奸嗎？

克明 可不是！最初，我也跟你一樣，完全不相信；可是，人家——

克卿 怎麼？——人家寫的說他是漢奸，賣國賊嗎？老王，你說！

克明 我不是剛才對你說過了嗎？最初，我也絕對不相信，覺得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可是，後來——

克卿 （緊接上）後來你就相信了！是不是？告訴你吧，老王！如果你們硬要說致平是甚麼漢奸，那還不如說我是個賣國賊罷！我並沒有想到：一些自命爲有見識的人們，也可以隨便說出這個不負責任，不，簡直是含血噴人的話語來！

克明 密斯劉，請你原諒我的坦白，和冒昧——我覺得你的確是毫不缺乏你的長處的，譬如：熱情，勇敢，認真……都是，但是，缺點呢？自然也有，譬如：有時未免感情用事，未免性急……等了……剛才，我的話並沒有說完啦，你何必就馬上說那麼多呢！

克卿 好吧！那末，你儘管繼續說下去吧。

克明 是的，正如你所說的一樣：後來我却相信了，不能不相信了！因爲在那種千真萬確的證據之前，誰也不能不相信呀！

憲卿（十分注意）千萬萬確的證據？究竟是怎樣的證據？

克明（把椅子拉攏她的近旁，低聲地）原來在不久以前，郵局的檢查員曾經檢查到一封用藥水寫的祕密函件；拿化學藥水洗出來一看，才曉得原來是這裏的漢奸機關寄到某地日本特務機關去的一個工作報告。於是就馬上着手清查。因為那封信是從省政府寄出的，所以，很快就查出來了，原來正是致平的筆跡！前幾天，這文件被轉到最近成立的專門偵查漢奸的機關裏來了；這機關裏面有一位上級人員知道我和他相熟，就念給我聽，並且要我負責幫同繼續偵查……

憲卿（還不十分相信的）老王，你說的這些話都是真的嗎？

克明 怎麼會是假的呢！你想這還能開玩笑嗎？

憲卿 那祕密文件能够拿給我看嗎？因為字體的偶然相同，還是可能的呀！

克明 你想要看看嗎？——自然，要是從工作原則上說來，不但是那祕密文件不能給你看看，而且，這事情根本上就無須對你說，不能對你說！因為你現在無論如何也是他的愛人

呀，但，我個人從你的過去，現在，和其他一切方面看來，却放于毫無保留的信任你，並且還恐怕你無事受累……因此我方敢把這事情告訴你，要你當心！至於那文件，如果你要看，自然也沒有什麼不可以……（跪着就從內衣袋裏把幾張用薄密特寫字粒的信紙，慎重地遞給她。）

憲卿（聚精會神地注視着祕密文件，並且，很快就陷入沉思中，半響，才像是自言自語般

地）這的確是他的筆跡，一點也不會錯！……直到今天，我才明白為什麼他這一向在言論和行動上會有那麼多的矛盾和莫明其妙的地方……唉！真沒有想到：我所愛的，竟是一個該死的漢奸，賣國賊！（垂頭，嘆氣）

克明

（站了起來）密斯劉！密斯劉！……

（輕輕的叩門聲，但這顯然沒有引起克明和蕙卿的注意；跟着，致平發覺門上場，投視他的態度很從容，低着頭，好像正在想什麼事情似的；一抬頭，看見克明，才馬上站住了。克明呢，他本來是背着門站着的，轉到了致平的腳步聲才轉身過去，四條腿線恰好碰在一起。於是，克明就狼狽地忙把蕙卿手中的文件拿回去，並且馬上溜進次臥裏。

致平

（狡猾地笑）嘿……想不到你老兄也在這裏，真是「不期而會」！嘿，我正要

找你呢！

克明

（努力鎮靜自己）找我？有什麼事情嗎？

致平

（狡猾地笑）當然不會沒有囉！不過……不過……剛才你從蕙卿手裏救回去的是

什麼東西？可以給我看嗎？

克明

可以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不過，這是完全跟你沒有關係的東西，你又何必看它呢？

致平

（搖頭）你說跟我沒有關係？是的，我也很希望它能夠真正跟我沒有關係呀！（掙笑

）是不是？哈哈……

惡聊 致平！你這個人爲什麼這樣不通人情呢？人家既然不願意給你看，你就不看得了，怎麼能够勉強人家呢！

克明 對啦，你有什麼非看不可的權利呢？

致平 （笑笑）嘿，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我是沒有這種權利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迅速地把手槍從襯衣抽了出來，瞄準着他）這位仁兄却使我有了非看不可的權利！你拿不拿出來？不然的話，我就……（把手槍揚了一下。）

（致平這種舉動，對於他和她，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意外。她被駭得倒退了幾步，他也有點手足無措；但，很快的，他就故作鎮靜。）

克明 （笑笑的）老兄，何必小題大做呢！你一定要看嗎？拿去好了，那麼用得着這樣！（說着，就把手槍遞交與他，作取物狀。）

致平 （仍然瞄準着他）誰叫你不早些答應呢！好，給我送過來吧！

（克明跑到他跟前；但，乘對方的不備，他就馬上衝了過去，企圖奪對方的手槍。於是雙方就開始了激烈的格鬥。結果，手鎗被彈在距他們三四尺遠的地方；於是雙方都一面扭打，一面想伸手去拿它。旁觀者的惡聊，最初，顯然還有幾分猶豫；但過了一會，就激烈的跑過去，把手鎗拿起來了。）

惡聊 （瞄準着他們，大喝一聲）放手！不然，我就開槍了！

（一聽到她的喝聲，雙方都幾乎是本能的同時放了手，無言地站着。惡聊馬上向克明使

了個眼色，克明會意，連忙奪門逃跑；跟着，致平也衝了過來，想奪下她手中的手鎗，去追趕克明；但當他還沒有來得及把手鎗搶去之先，她早把他一鎗擊倒了。」

致平（掙扎着，努力把沉重的頭抬了起來。）唉！蕙卿，想不到……你……竟背叛了我——你的愛人！……

蕙卿（冷笑）哈哈……背叛了你？是的！我的確背叛了你！但是，你曉得嗎？你却背叛了整個民族和國家呢！我是一個忠實勇敢的中華女兒，我願意爲着民族和國家而犧牲一切！……不但是你，並且我還恨不能殺絕所有的漢奸和賣國賊哩！……（她再數三粒。）

《 歌曲 》 山 庄 題 歌

任 毅 作 曲
任 毅 作 詞

果 樹 歌

$\underline{3. 3 2. 3}$ | 1 — | $\underline{2. 3 2. 1}$ | 5 | 6 6 | $\underline{7 1 2}$ |

脫下舊衣 我， 線上新我 裝。 我們 即刻寫

3 1 | 2 — | $\underline{4. 4 4}$ | $\underline{5. 4}$ | $\underline{5. 3 1}$ | 6 1 | 4 6 |

火線 上！ 踏上戰 馬， 拿起刀 鎗， 擊 打擊

$\underline{5 3. 1}$ | 2 — | 1 — | 3 3 | $\underline{3. 2}$ | $\underline{1. 7}$ | 1 7 | 6 — |

殺人的 胸 膛！ 豈國 不 分 男和 女，

$\underline{2. 2 2 2}$ | 2 2 | $\underline{2. 5 5}$ | 5 2 | 3 3 | $\underline{3 \# 2}$ | $\underline{3 \# 4}$ | 5 井 4 |

大家一齊 爭取 民族的 解放！ 救國 不 分 男和

5 5 6 | 7 7 | 7 6. 5 | 6 — | 5 — | $\underline{5. 5}$ | $\underline{3. 2}$ | 1 0 |

女，我們 俯首 耶死在 沙 場！ 脫下 舊衣 裝！

$\underline{2. 3 2. 1}$ | 6 0 | 6. 5 | $\underline{7 1 2}$ | 3 1 | 2 0 | $\underline{4. 4 4}$ |

換上新我 裝！ 我！ 即刻到 火線 上！ 踏上戰馬

$\underline{3. 4}$ | $\underline{5. 3 1}$ | 6. 5 | 1. 5. | $\underline{3 2. 1}$ | 2 — | 1 — |

馬！ 拿起刀 槍！ 擊 打擊 敵人的 胸 膛！

翻本送聘之七

新女性

零售三元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任天鈞
發行 唐性
出版 華中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重慶：民生路一〇一號

北碚：南東路 十五號

桂林：臨桂路 十號

高縣：東門路 五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初版

82

重慶市圖書什誌審查處審查證二〇二〇號

中華